

[美] 菲利普·切斯勒 著

汪洪友 译

女性的负面

WOMAN'S
INHUMANITY TO
WOM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 菲利普斯·切斯勒 著

汪洪友 译

女性的负面

WOMAN'S
INHUMANITY TO
WOM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的负面/(美)切斯勒著;汪洪友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

书名原文:Woman's Inhumanity to Woman

ISBN 7-5004-5729-4

I. 女… II. ①切…②汪… III. 不良行为—妇女心理学—研究 IV. 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8049号

图字:01-2004-5858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875

插 页 2

字 数 354千字

定 价 31.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女性的负面》是美国心理学家、著名女性主义者菲利普·切斯勒博士历经 20 年潜心研究而完成的作品。切斯勒是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中坚人物，也是美国当红作家，其作品《女人与疯狂》销量超过 300 万册。切斯勒还是纽约市立大学斯塔腾岛学院（College of Staten Island）的心理学及妇女研究教授，以及《热点问题》杂志的编辑，现居住于纽约。

本书从心理学、人类学、灵长类动物学、工作场所研究、社会学、文学批评等等多种角度，运用神话分析、法律、第一手访谈及回忆录等，详细地描绘了女人与女人冲突中常使用的主要攻击手段和策略，揭示了所谓“姐妹情谊”的美丽愿景下女性之间的竞争压力。

尽管切斯勒在作品中描写大胆而犀利，笔触细腻而深刻，且许多观点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在我们看来，书中相当多的看法仍然有失偏激与武断，有些文字甚至是一味迎合女性主义潮流，难以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出版本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当代国外女性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了解国际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的主流观点与写作特点。因此在这里有必要郑重声明：本书中的观点，并不代表出版者和译者的立场。相信读者会以批判的眼光



看待本书，凭借自身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客观公正地剔除糟粕，汲取精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本版前言

很久以前，我就相信：所有女人都善良、体贴、富有母性、勇敢且处变不惊，而一切男人都是她们的压迫者。正如除少数空想女性主义者外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这并非一成不变的真理。我在体验生活、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懂得了：与男人一样，女人在生活中尘世凡俗之中，她们有时会成为天使，有时又会像猿，表现得既残忍又同情、既妒忌又无私、既竞争又合作。

女人难以认识到女人（包括她自己）好斗而残暴的一面，其原因之一是，这不是女性为社会所公认的特点，而且一个女人的闺中密友和红颜知己通常是别的女人。大多数女人彼此都很友善，她们在时战时和中组成了女性“一族”。女人渴望同那些与她们极为相似的女人能“培育”其情感（聆听她、同情她）。这就能说明为什么对多数在女友中靠相互协作的平均主义和“共性”立身，而不是靠拥有某个领导人和整套管理层的男性化等级制度立身的女性来讲，外表或思想上的“差异”让她们如此害怕。对女人而言，即便最难以察觉的“差异”也埋藏着被遗弃的祸根；而对男人而言，这种差异不过明确了一个公认的社会排列而已。

从心理学上讲，看似矛盾的事物是能够合理存在的。女人的竞争对象主要是别的女人，女人的依赖对象也主要是别的女人；



女人通过诽谤、造谣和躲避相互妒忌、暗中作梗，而她们又需要得到其他女人的尊重和支持。只要我们学会“从对立面”看问题，有些事就会变得显而易见——这些事包括某个女人该怎样做才能诚挚、客观地与另一个女人建立关系或断绝关系。

女人与女人间的攻击和竞争是正常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关系或许算得上“物理链接”。此外，同男人一样，女人也从根本上接受了性别主义者的信条。我们既不应将女人理想化，把她当做危难时刻的救星；也不应将其妖魔化，视其为无恶不作的祸害。通常，女人对其他女人比对男人抱有更高的期望。当女人辜负我们的期望时，我们往往不愿原谅她们。而对男人的辜负和缺陷，我们却常常表露出更多的同情。

如今，我认清了这一点。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仍坚持我的最初看法，即视女人为纯粹的牺牲品。何出此言？因为女人既受压迫又受诬蔑，我不忍心再让我们遭受更多伤害了。因为向“从道德上讲，女人具有优势”这种“政治意义正确”的女性主义观点挑战，过去是令人怀疑的，现在仍然令人怀疑，甚至是危险的。过去，人们习惯于夸大女人的“阴暗面”，以印证其从属地位。作为回应，许多女性主义者试图将注意力仅集中在女人的“光明面”上。

也许我害怕冒犯这些善意的女性主义者。但我的最终看法是，女人不应为了获得平等权和人权便急于证明我们比男人强。女性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也不应一成不变、抱着偏见不放。以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做的远不止这些。认清对女人的肤色偏见、年龄歧视、阶级偏见以及对女同性恋的憎恶很重要，多数女性主义者都理解这种重要性；对女性性别歧视的认识是一笔宿债，但这种认识完全应该是下一步措施。

此外，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很痛苦，即在人

类活动进程中，女人也许会与她好友的丈夫勾搭成奸，攫走她的孩子、工作和其他最要好的女友；女人的女亲戚或女同事或许会在家中、工作上、社会组织中对她加以诽谤中伤、暗地捣鬼。认识到这一点也很痛苦：当某个女人打一场性别歧视官司，或声称遭强奸、殴打或性暴力时，许多别的女人不愿相信或支持她。事实上，在强奸案审讯中，连原告也越来越愿意请男人当陪审员，因为出于各种原因（如对强奸事实的恐惧以及使自己远离强奸案的需要）女人通常会怀疑声称被强奸的女人。

我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研究、撰写和出版本书。我浏览了数千篇论文、数千册图书（体裁和内容包罗万象）——从人类学和灵长类动物研究论文，到神话故事、心理分析案例和小说，应有尽有。我采访了数百名女性，她们虽已长大成人，但对童年时代遭受的奚落、羞辱、孤立和压制（不是被男孩和男人，而是被十几岁的小女孩和女人）仍然记忆犹新。和我交谈的还有这样的受访者：她们在与母亲、女儿、姐妹相处时，无时无刻不在相互揭短、竞争、误解，有时还醋意大发。多数女人都渴望彼此建立更加积极、前嫌尽释的关系，但却总也做不到。

我从各年龄段、各阶层、各种族女性那里听到了关于爱心受挫的类似故事。我也耳闻在工作场合此类母—女、姐—妹关系是怎样顽固地在女人中显现出来的。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许多女人发现当女人的下属比当男人的下属更难、哪种管理模式和领导方式女人更愿接受和赞同。

许多作家都写过女人—女人关系中的“阴暗面”。然而，他（她）们的作品或者从不站在这种立场上看问题，或者根本对此避而不谈。我已在本书各处对这些较早前的作品致以谢意。在出版《女性的负面》（*Woman's Inhumanity to Woman*）精装本前6个月，我开始给部分女作者打电话（她们的作品曾给予我灵



感)。“非常感谢您的图书或文章”，我这样说。“您有兴趣再加上一段发人深省的简介吗？”一位作者说：“欢迎社会各界的姐妹们！不过，等着瞧好了，女人们将会恶毒地攻击你，因为你泄露了天机。”一位身为精神病治疗家的作者告诉我：“我曾发誓不再动笔或动口讨论这个话题。我绝不想再次遭受女性的敌意。”第三位作者说：“我已诚恳地写过此话题，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根本无济于事。凭什么女人们不听我的而听你的呢？”

她们的话语令我吃惊。不过，事实证明，过去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并未在我身上发生。我也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不错，一些知名女性主义者拒绝阅读本书或发表评论（而且还规劝别人也这样做）；有些确实对本书发表了见解的女人，在表明立场时也含有敌意和不屑。但是，还有许许多多读者和评论家（其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为我捅开这层窗户纸表示感谢，感谢我证明她们并不孤独或是个“疯子”，证明被其他女人孤立不一定“都是她们的错”，证明女人确实无时无刻不在伤害对方、出卖对方，证明这种事并不是个“小”问题。一位退休教授说：“愿上帝保佑你，因为你将这个不光彩的秘密、这场灾难公之于众。”一位与一帮少女共事的心理学家称本书为“负责任的祷告”。一位母亲写道，她已读过一篇批驳本书的评论，“但这篇评论的作者是女人，因此我认为，你说的话也许是对的。”这位好心的女人大声疾呼：“继弗赖丹(Freidan)之后，你又前进了一步，但依我之见，女人们会继续否认该问题的存在，并将一如既往地维持现状。”我希望她说错了——但仍然要走着瞧。

一位女商人感谢我“终于又搞清了一个不光彩的问题”，是又一个“有勇气向此话题挑战”的人。一位在读博士生称此书对她而言是一部“改变生活的经验史”。四位读者都写了篇幅很长的评论——并非为了出版发行，而是写给他们各自所在的组织

(包括一个女同性恋休养社团、一个妇女工商协会、一个书友俱乐部和一个教育进修中心)，以期此处包含的思想观点能最终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严重的、积郁已久的问题。

《财富》(Fortune)杂志评出的500强企业家中，许多人都写文章称赞我的作品，承认女人在工作中相互拆台是个严重问题。一位男人写道：“我观察了许多女人共进午餐的场所，以至于深信‘玻璃天花板效应’（即职场限制，到了一定程度便无法晋升。——译者）竟然也是自身造成的问题。”（对此我不敢苟同——但他说的或许不无道理。）另一位男人写道，他希望女人开始向男人学习，这样，你们就能“通过吼叫和盘诘对方，迅速、高声、径直地解决争端了。否则，心中的怨恨和虚伪的友情似乎便会多年沸腾于内心，就像报仇心理一样——会慢慢地、慢慢地释放出来”。

网上的回答形形色色，不乏富有创意之作。例如，一位女人写道：“我与其他女人相处时并不怎么将其理想化，评价女人时，往往也比评价男人更苛刻。本书促使我反思这些行为和态度，并鼓励我下决心改变它们。”另一位女人这样写道：“如果你曾是女性妒忌的目标，是个从不被人接纳的女孩，是个被别人叫着浑名或为你的好友竟能毁掉你的生活而感到纳闷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你曾是女孩，不妨读读本书！”第三位女人用这样两句发人深思的话作为恳切长信的结尾：“21岁时，我就放弃了将姐妹关系理想化的信条。此后的20年里我是否一直十分怀念这种关系，这我说不上；但我确实太需要它了。”一位男人写道：“我佩服女人侮辱对方时所玩弄的伎俩。表面上处事练达，同时却又不择手段，男人绝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哦，我喜欢你對自己头发所做的变化……漂亮的晚礼服：黑色使身材显得更苗条，不是吗？’”或者像某个女人在信中这样写的：“和一帮女人共事时，



有些事我简直恨透了，我刚刚还在处理一桩这种事……即‘我们打算做最好的朋友，但不包括你’一类的事情。这两个女人对我大动肝火，因为我把一个同事叫到一旁，批评她在工作时太心不在焉。现在我可是个彻头彻尾心怀不轨的悍妇。”

那些最重要的“评论”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评论，而是读者们向我倾诉衷肠的信件。一位未婚女士描述了她的已婚女友在社交场合对她视而不见（但却不给未婚男人白眼）时她的痛苦心情。另一位女士描述了一些女人怎样毁掉了她的事业，以及这种毁灭性打击如何逼得她连自杀的心都有。一个自称“曾是饮食大王”的人写道：“如今，经过八年的节食和反省，我已不可能再饶舌、诽谤、放冷箭、孤立别人并保持节食了。当我情不自禁吃得太多时，我是个犯罪者——但又总觉得像个受害者。今天，别人排斥我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再次遭到排斥是因为我生性直率，拒绝加入污蔑他人者的行列。”一位在性、心理和肉体上都曾遭其母亲虐待的女士将这些虐待行为写了出来；她的女性主义编辑却不愿发表这些文字，因为它们“会伤害女权运动”。她感谢我给予她勇气继续致力于揭露“‘女性有施暴能力’的真相”。

我为本书能引起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而备感欣慰。我几乎马不停蹄地在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日本、尼泊尔、波兰、德国、意大利、英国、巴西、智利和整个北美洲接受采访。这些关注表明，我描写的是一种全球普遍现象；本书与所有女性均有关联。智利记者想知道我对智利国内的母女关系何以如此了解——而尼泊尔记者竟然想问同样的问题！中国内地有个人问我为什么女人发现在女上司麾下工作那么难；我从德国、巴西和美国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疑问。

当然，在针对本书的某些评论中以及几个电子邮件清单栏

里，也不乏对本书口诛笔伐之词。令人吃惊的是，持否定观点的评论无一不出自女性之手。在男人猛如虎的年代，我怎敢描述女人的残暴？我难道不懂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总是被迫为蝇头小利而打斗不休”？为什么我不对乱伦事件中的受害者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显然，我写这本书是由于“打算卖个好销量”，“圆一个百万富翁之梦”，没有“详尽描写我和我母亲之间不和谐的关系”。也因为我“怀有报复之心”。一些女性评论家因为我悉数发表了所有文章而生气，既然“她们向来对与女性有关的事实了如指掌，又何必煞费苦心地发表一介莽妇写的文章”？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花这么长时间完成这部作品是幸运的。如果早一点出版本书，我的观点肯定得不到全球范围内这些杰出研究成果的支持，这些研究在过去十年内才开始广泛流行起来。时间证明一切。现在看来，我似乎早就打定了一个小算盘。就在《女性的负面》出版后几个月，又有一大批从不同角度涉足这个话题的图书出版。整个社会（尤其是媒体）对此给予了空前的关注。

从现在开始，我们该怎么办？每位受访者都无一例外地以这个问题结束我们的谈话：女人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女人不被公认的攻击意识和男性至上心理？青春期少女的父母如何教会自己的女儿应对其他女人的奚落和孤立？我的建议总能成为此类话题的注脚。那么，女人到底该怎样做呢？

1. 虚心接受“变化便是过程”的观点

首先，我们必须接受“变化便是过程”这一观点——欲速则不达。我们将在自己的余生致力于将妒忌和共性转变为宽容和个性，致力于在有生之年多多行善积德而不是作恶多端。



2. 承认事实而不是否认真相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某些痛苦的事实。女人必须承认：女人通常爱挑衅、好斗，受压迫的女人也能发怒。从这一点看，她们往往喜欢向对方发泄自己的内心不满。这种认识能帮助女人在“希望从别的女人那里得到什么”这个问题上变得更加现实，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

3. 变得强大起来

每个女人都应打造一个强大的自我，培养一种绝对不同于别人的独特个性。没有人能从你手中拿走你的“优点”。尊重自己的进取心，也尊重其他女人的进取心。对那些“有别”于你的强大女性表示支持，不要只帮助那些对你完全随声附和的软弱女性以及那些因此而不会对你构成威胁的女人。

4. 坚强到足以能听得进批评意见

女人往往会忽嗔忽喜、大喜大悲。也许我们对批评过于敏感。因为从儿时起，就有女人和男人对我们横加指责，不公正地批评我们；别人也许把我们当成瞎子，像我们没长眼睛一样。女人已经对聆听“莫须有”的不公正批评麻木不仁。因此，我愿女人能学会温和、谦恭地倾听对方。同时，女人还应变得更加坚强，足以听得进外部意见、不同看法以及批评话语。问另一个女人她到底在想什么，与要求她支持你（无论你正确与否）或违心地巴结你可不是一码事。女人应该有容忍反面意见的肚量，而又不觉得那些持反面意见的女人背地里出卖了你。

5. 学会表达愤怒：交战原则

某个女人可能会长期对另一个女人耿耿于怀；她也许会转而求

助其他女人共同对付自己的宿敌，而受害者还被蒙在鼓里。女人也许更应学会怎样向曾冒犯自己的女人径直道出愤怒之情——然后让满腔怒火烟消云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许这正是女人能从男人那里学会一些交战原则的地方：学会如何公平交战，然后（不论成败）顾左右而言他，与我们的对手和好，或者，起码不再留有一颗怨恨之心。男人发现这样做很容易，因为他们彼此间很自然地会在心理上保持着一段适当距离。可能女人也应调整我们过分亲昵的需求，以便与其他女人建立并保持更加稳固或更加灵活的联盟关系。

6. 学会提出自己所需；如果功败垂成，要学会暂时放弃

女人必须具备用语言表达自身需求的勇气：直接提出来，而不是坐等别人猜测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女人得不到自身所需，她没必要自责、气馁、与人绝交或者勃然大怒。她必须懂得：她在另一天或在另一项工作中或与另一个人一起时会如愿以偿。女人必须有暂时放弃的勇气，这比坚持到底要好得多。

7. 别当“长舌妇”

不要首先炮制关于另一个女人的风言风语；如果听到流言蜚语，不要往下传播，让它到你那里为止。谈论某个不在场的女人绝对无可厚非，只要她是你喜欢、爱慕、关心的人，只要你说的话不会玷污她的名声或毁掉她的生活。但是，如果通过诋毁或游说别的女人共同与其作对，来惩罚或暗中陷害另一个你妒忌或害怕的女人，那就不对了。

8. 没有哪个女人是完人：当你犯错误时，不妨道个歉，然后溜之大吉

如果你的表现过于糟糕（见以上所述），不妨直接道个歉然



后走开。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也给下一个女人某种前车之鉴。如果她曾经诽谤你或陷害你，不妨直接向她说出来；速战速决。不要让它烂在肚子里。

9. 尊重女人

最后，即便与另一个女人发生分歧，在提出异议时也应谦恭而友善。我们应该树立“可敬的对头”这一观念。不应自然而然地将我们的对手或竞争者妖魔化。女人没有“爱”对方或“恨”对方的责任。我们甚至不必“喜欢”对方。在此我建议女人以一种文明举止相处。最后就是：女人也许应学会为每个善意的举动而感谢其他女人——而不是一味向其他女人索取，稍微有一点没得到满足时便怒从心头起。

从表面上看，这九条建议并非绝对管用。不过请相信我：它们绝对管用。如果每位读者一开始都承认每个观点的正确性，如果她决心将这种新学到的观念置于与其他女人的日常交往之中，她就会为博大精深的心理学发展做出贡献。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你现在手中拿的这本书正是我唤醒沉睡深海的隐秘的一次尝试。

序

最近在一次笔友会上，我看到了一位年长的女性主义朋友。我认识她已有三十多年了。她是一位著名作家，我一直对她十分敬重。不久前，我曾就一件事劝告她（她对此十分感激）。

“你在忙什么呢？”她问我。

“我正在完成一本书，讲的是女人相互倾轧的事。您愿意在我写完后看看吗？”

“哦，你找错人了，别找我。我想你该写写男人怎样压迫女人，而不是受压迫者为了生存该怎么做。”她说这话时颇有些自命不凡、声色俱厉而又装腔作势。这个在其他方面无拘无束的人，却也有些顽固和冷漠。

“不过，”我说：“为什么不给这本书一次机会呢？为什么不看看它？如果是我误入歧途，那你可以为我指点迷津嘛。”

死一样的沉寂。

“好吧，我想你是对的。也许我能做到这一点。”但她对此却满脸不情愿。

我感到惊奇，也对自己的作品感到些许害怕。我面前是一位对某件脑力劳动成果过早盖棺定论的女性主义作家，如果某本书看上去与女权运动纲领相悖，那么她连读都不想读。

我们伫立了片刻。终于，她说：“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不



想看你的原稿。”

不出几个月，这位朋友改变了主意。“嗨，你多聪明啊。女人也是性别歧视者，这就是你所说的话。”

女人真是性别歧视者吗？我们当然是。最近对五大洲 19 个国家 1.5 万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女人就像男人一样持有男性至上观点。研究已经发现，有些女人对其他女人充满敌意，并且对她们的话抱厌恶、怀疑、轻蔑或漠视态度，认为不可信。这倒不足为奇，因为女人成长于男人所在的同一人类文明中，因而无法不受这种文明的熏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女人并非天外来客。就女人受压迫这一点来说，我们同样适应了风行的厌女思想体系。我们之所以赞成这种思想，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提高自己与所有其他女人相比较的个人地位。

最近的研究和犯罪统计表明，男人以直接而惊人的方式体现攻击性。虽然多数女人并不直接或在肉体上体现出暴力性，女人却极富侵略性，不过以间接方式体现罢了。此类女性攻击的目标并不是男人——而是其他女人和孩子。

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女孩和女人之间的口头攻击和间接攻击包括谩骂、羞辱、嘲弄、威胁、孤立、与别人交友以泄私愤、冷漠对待、说闲话、在某人背后捣鬼以及劝其他人对此人敬而远之。此外，她们自儿时就开始组成排外的“搭档”和小帮派。用作家埃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和帕特里夏·奥布赖恩（Patricia O'Brien）的话说就是：“对女人而言，小帮派发挥的作用和地头蛇没什么两样。小帮派为那些服从她们的人提供安全保护，给那些不听话的人制造麻烦。”作家南希·弗赖迪（Nancy Friday）表示：“男孩企图以男性化的、侵略性的方式横行霸道；而在女孩那里，欺负别人则意味着自己从她们的好友团体中被驱逐出去。”